

皇朝編年備要

九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九

凡十一年

壺山陳

陳壺山

仁宗皇帝

起癸亥天聖元年
止癸酉明道二年



癸亥天聖元年春正月議省浮費置計置

司

從三司使李諮之請也自宋興而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彊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

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繒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負益衆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諮言戍兵雖未可減宜裁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今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

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下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
揀正之上納其言乃命中丞劉筠與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
較天禧中所費省其不急者又詔三路軍儲出於山澤之利
比聞移用不足遂置司領以樞副張士遜參政呂夷簡魯宗
道。至道末天下兩稅歲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石錢四百
六十萬貫絹一百六十二萬疋它物不預焉上供錢一百六
十九萬貫絹一百七十萬疋金一萬四千兩銀三十七萬兩
又權利所獲總一千一百萬貫皆有奇凡邦國內外舉一歲
之費錢一千六百萬貫金一萬四千兩銀六十二萬兩絹三
百三十萬疋粟二千一百九十萬石芻二千二百萬圍一歲
舉京城給文武官及諸司人奉錢四萬五千貫給以它物者
九萬一千貫祿粟五萬石糧五十四萬石騎軍一歲給錢六
十八萬貫祿粟一萬四千石糧一百一十八萬石步軍一歲
給錢七十一萬貫糧一百八十二萬石皆有奇大抵若此而
亦有盈縮焉天禧末天下總收錢二千六百餘萬貫總費錢
二千七百一十餘萬貫穀帛之數不與焉。國家三歲一親

郊祀計五百餘萬貫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五十餘萬祀汾陰上寶冊又增二十萬。至道中兩京諸州榷酒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餘貫天禧末增至七百七十九萬餘貫鐵錢不與焉其它賣麴及關市津渡等稅率增倍之。鹽有二類引池為鹽曰陝西解州解安巴兩池煮海為鹽曰京東河北淮南兩浙福建廣南九六路煮井則川峽四路至道末額鹽錢七十二萬餘貫末鹽錢一百六十三萬餘貫。錢有銅鐵二等銅錢四監在饒池江建四州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一百五萬貫鐵錢三監在邛嘉興三州歲鑄總二十一萬貫銅錢行於天下鐵錢止於川峽。產金有商饒歙撫四州及南安軍產銀有桂陽開寶龍焙三監又五十一場在饒虔信建等州

京東淮南水

遣使安撫

三月行崇天曆。行

貼射茶法

初茶法屢更然不能無弊土詔二府大臣經度乃命李諮與劉筠校歲入登耗更定其法

要九

至是因請罷三說行貼射茶法以淮南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

夏四月罷禮

儀院。令近臣舉官充臺諫

翰林學士至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各

舉太常博士以上堪充諫官御史若一人

五月行邊郡入中芻糧見

錢法

亦從李諮之請也舊法商人入粟邊郡筭請茶與犀象緡錢虛實三倍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及諮變法

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厚利怨謗蠱起

秋七月罷廣

南進異花

天聖六年又詔温鼎廣等州歲貢柑不得以貢餘為名餉遺近臣

八月芝

生大安殿

召輔臣觀之御史鞠詠言陛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

以援忠良斥邪佞為國寶以訓兵農積倉廩為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先是錢惟演自河陽赴亳州因朝京師意圖入相詠言惟演姦險嘗與丁謂為婚姻緣此大用後揣謂將敗恐併得禍因力攻謂若遂以為相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賫奏示之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之亟去

九月馮

拯罷

拯氣貌嚴重宦者或傳詔至中書不延坐以病去位尋薨

以王欽若同平

章事

欽若時知江寧府先是太后有復相欽若意上嘗為飛白書王欽若字太后因取字織置湯藥合遣中人賚以賜且口宣召之欽若再相以上初臨政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為叙進圖以獻異便省覽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

朝**閏月寇准卒**

于雷州。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其一命以賜準及是遣人取自洛

既至後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沒詔許歸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于路折竹

要九

植地掛紙錢焚之逾年枯竹盡出

冬十一月禁江南

諸路巫邪

江西俗尚鬼多為巫覡以惑民病者不服藥而聽命於神雖欲飲食若曰神未許則寧忍

飢以待故病人多死凡已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時夏竦知洪州索部中得一千九百餘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且

以上聞故

嚴賊吏法

知漣水軍鄧餘慶等四人坐賊決配嶺南後不盡錄尋詔犯入已賊

母入**置益州交子務**

初蜀人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之其

親民後富者資稍寡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祥符末薛田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議久不決至是始詔置務官

主**錄行義**

江州言義門陳蘊年八十家同居二百年食口二千有行義補本州助教。六年追號江

南處士史虛
白冲靖先生

甲子 天聖二年春三月賜舉人第 宋郊葉清臣鄭戩以

下及諸科凡四百八十餘人賜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上封者言經學未究經旨乞於本科問策一道對者紕繆上以執經肄業不善為文特命取其所長用廣仕路並不黜落國朝以策擢高第者自清臣始郊與弟祁俱以詞賦得名時奏祁第一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郊第一祁第十 **夏四月** ○ **秋八月** 幸國子監謁文宣王退召直講馬龜符講論語又閱七十二賢贊述觀東序禮器圖因問待制馮元三代制度元悉引經以對上嘉歎之因幸 **冬十一月丁巳** 郊 先是上諭輔臣曰郊祀朕欲先於禁中習之 **納皇后郭氏** 先是故兼中書令郭崇孫女及左驍衛上將軍張羨女同被選入宮上欲立張氏而太后雅意屬郭氏而以張氏為美人

要九

乙丑 天聖三年春正月 ○ **夏四月** 以劉燁

知河南府 燁先代郡人後魏遷都因家河南唐末五代之亂衣冠舊族世系多無所考惟劉氏自十

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雋以下仕者相繼至燁十一世皆葬河南而世謀具有燁知開封府嘗獨召見太后問曰知卿名族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燁曰不敢 **六月** 涇

它日數問之燁無以對因為風眩仆而出乃免 **原屬羌寇邊** 趙士龍等死之遣使體量安撫陝西 **秋八月** 蠲責益州

舉人館券 初益州舉人白張詠為守以來皆給館券至京師及是三司移文乃責償於吏知州薛田

以為言上曰漢貢士續食施於郡國今獨不能行之於遠方耶悉蠲之 **冬十月** 以王欽

若兼譯經使 ○ **十一月** 罷貼射茶入中復

用三說法

初李諮貼射茶法行之暮年豪商大賈不能
軒輊為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
師府藏不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
者請焚棄之朝廷疑變法之弊諮等因條上利害且言乾興
用三說法東南緡錢售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緡錢七十五
萬邊儲芻二百餘萬圍粟幾三百萬石天聖用新法東南緡
錢十五萬五百而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邊儲芻增一
千餘萬圍粟增三百餘萬石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計
為緡錢六百五十餘萬異時邊儲有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
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東南茶亦無滯積制置司請
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爾因言新法已見功緒蓋積
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有以搖動而論者不
察其實助為游說願力行之無為浮議所易於是詔有司榜
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錢緡有差然論者不已乃
詔侍講學士孫奭知制誥夏竦同究利害奭等因言十三場
茶積而未售者六百餘萬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茶皆入商

要九

事

人其入官者皆麓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姦人倚貼射為名
彊市盜販而侵官利宜革其弊乃有是詔入中舊給東南緡
錢者以京師權貨務錢償之奭等議既用明年遂接計置司
所上天聖增虧數差繆付御史臺雜治獄成詔與議者條析
呂夷簡等言自變法以來京師積錢多邊計不聞告乏惟三
司比視數目差互非執政所能親自較計於是張士遜曹宗
道及夷簡皆罰俸一月出諮知洪州而竄典吏焉。後有建
議更茶法者上以問三司使寇瑊瑊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
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人若官盡其利則商人不能行而
邊民困於餽運矣茶法不可以數更上然之因詔輔臣曰茶
塩民所食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但
緣經費尚廣未能弛之安可數更其法也

王欽若薨臨

其喪

太后臨奠錄親屬二十餘人國朝以來宰相卹恩未
有欽若比者後上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察其

所為真姦邪也王曾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
彭年劉承規時號五鬼其姦邪誠如聖諭
十二月以

張知白同平章事

國朝故事叙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

三師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咸平初曹叡以樞密使兼侍中位戶部侍郎平章事李沆下猶故事也乾興初王曾由次相為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為重詔利用班曾上然議者深以為非至是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王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廬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閣門不敢裁上與太后坐承明殿久至遣押班江德明趣閣門閣門皇惑莫知所出曹抗聲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用鬱鬱不平上使張士遜慰曉之尋詔宰相樞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及聞召張旻于河陽為樞密使疑代已始悔懼焉

丙寅 天聖四年春正月○夏四月却川陝

獻織繡

初知寧州楊及因乾元節獻繡佛上謂輔臣曰及佞人也民安政舉乃守臣之職焉用此為詔

還之併有是命。越明年春

五月詔大辟疑者以

聞

雖不當奏有司毋得舉駁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獄而多以不應奏得罪故不敢上讞而冤獄常多判刑部燕

肅言唐決死刑在京五覆奏諸州三覆奏故正觀開元間斷死罪少者二十九多者五十八今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有奇視唐幾至百倍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而不當讞者官吏不坐下其章中書王曾謂天下獄皆一覆奏則必死者徒充犴獄而久不得決乃降是詔其後上請者多得貸議自肅發之。嘉祐五年同判刑部李紱言一歲死刑二千五百六十而殺親屬者一百四十欲條列所斷歲上朝廷以助觀覽從之

閏月定

江淮歲漕額

為六百萬石景德中歲漕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百五十萬先是發運司請

於六路計民稅一石量糶一斗五升歲可更得二百萬石上不許曰常賦外增量糶是重擾吾民也時東南穀貴都官負

外郎吳耀卿請約舊數立為中制乃降是詔然東南災儉輒減歲漕數幾百萬或數十萬又轉移以給它路者時有焉

召輔臣侍經筵

時於崇政殿觀宋綬等讀唐書上因曰朕觀舊史見裴寂劉文靜俱佐命

之臣而不保其終王曾曰寂等及禍良以成功而不知退也皇太后命綬擇書備上覽綬錄孝經論語要言及唐太宗帝範明皇聖典君臣政理論上之。上嘗謂輔臣曰比以大暑罷講讀適已召孫奭等說書卿等公事退可暫至經筵。奭嘗撥五經切治道者為五十篇號經典微言上之。後因邇英進讀三朝經武聖畧上曰真宗時李至言鄭文寶建議禁西界青鹽為失策如何侍讀高若訥奏青鹽之禁西人至今失其厚利乃策之得至言殆偏見也又讀至真宗朝李繼和上言國初李漢超在關南以私錢貿易佐公用人或繩奏之大祖反令盡除所過稅上曰任人如此孰不盡力哉

月大水

上避殿城膳肆赦蠲田租撫流民時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

要九

七

北江淮以南皆大水故有是詔又令所在官物被水漂者並蠲除之。水之作也宰相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王曾亟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變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恬然自處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聞之皆媿服焉時又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上以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此第民間訛言相驚不足慮已而果然

秋七月罷陝西醋務

初陝西轉運置醋務以權利且請推其法於天下王曾曰

減兩川錦綺貢

歲

權酒蓋出於前代之不得已未能省去若又權醋則甚矣故罷之

九月廢襄唐二州營田務

以田賦

貢錦綺鹿胎透背等之半其上供花紗仍令改織縮以供邊費。明道二年冬又詔以兩川歲貢綾錦羅綺透背花紗三之一易為紬

稅先是二州荒田咸平初轉運使耿望奏置務歲入甚廣後轉運張巽改其法務遂廢景德中轉運許迩復奏興之至是

轉運使言其非便詔遣屯田員外郎劉漢傑按視漢傑言二
務共得穀三十九萬餘石為緡錢十一萬餘而吏與民兵俸
廩官牛雜費凡十七萬餘緡得不償失故廢之

冬十月甲戌日有食之○

十二月振京城饑

凡出米六十萬斛

丁卯

天聖五年春正月朔日上皇太后壽

于會慶殿○晏殊罷

殊嘗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頗忤太后旨至是因從幸玉

清昭應宮坐以笏擊僕為御史王公曹修古所論罷知宣州
俄改應天府殊至府乃大興學校范仲淹方居母憂殊延之
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

三月親試舉人

賜王堯臣以下三百七十

餘人及第出身有差先是詔禮部勿專用詩賦定去留其以
論策兼考之聞喜宴賜御詩及中庸篇一軸上先命中書錄
中庸篇令張知白進讀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覆陳
之是年正月詔進士奏名勿過五百人諸科勿過千人

秦

州地震○夏四月壽時寧觀災○五月德明

寇邊守將敗之○秋八月解曹修古言職

先是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
同考定日官奏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
臣等坐妄言災變被罰修古時為監察御史言日官所定希
旨悅上不足為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自此人人畏
避佞媚取容以災為福天變不告所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
為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為重傷物命且真宗嘗禁採絨
毛故事未遠宜罷之時方崇建塔廟議營金

九月同華

等州旱

秘閣校理謝絳言去年大水今年苦旱皆大異也宜下罪己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群臣以導壅斥近

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
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為大信也近日制命有踰宿輒
改隨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
不出房閤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上下蒙蔽其應不虛兩漢
日蝕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
極一時之選而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
篤耶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効謂之不然則更選賢
者願下詔引咎許之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
崇私恩更進直道至誠動天

以程琳為御史中丞

宰相

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矣琳
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

冬十月罷

陝西青苗錢

先是陝西糴穀歲預給青苗
價錢至是罷之自後不復給

頒五服勅

○**滑州決河塞**

自天禧中河決積九載是秋七月始
命治之役之初與朝議以歲飢將復

備軍九

九

罷知滑州寇瑊言病民者特芻蕘耳幸調率已集若積之經
年則朽腐為弃物乃詔訖役以河平百官稱賀遂燕崇德殿

十一月癸丑郊

以翰林學士宋綬攝太僕陪玉輅上閤
儀物典故綬占對辨給因使綬集官撰

集為天聖鹵簿圖
記越明年冬上之

十一月以孔道輔為龍圖閣

待制

時使契丹未還契丹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艱然
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

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侏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
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虜君臣嘿然又酌大卮謂曰方
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
生事且開爭端上問其故道輔曰契丹比為黑水所破勢甚
蹙每漢使至輒為侮慢若不校恐益易
中國上然之道輔孔子四十五代孫也

戊辰

天聖六年春正月罷提點刑獄

九年十
月罷益

梓黃南路 轉運判官 二月大風晝晦。○張知白薨。知白在相位惜

名器無毫髮私常以盛滿為戒 三月丙申朔日有食。雖顯貴清約如寒士。謚曰文節。

之。○以張士遜同平章事。從曹利用之請也 作西太

一宮。○夏四月交趾寇邊。○河北饑。遣使安撫之

有星流于西南。大如斗聲如雷自北流于西南光燭殿庭尾長數丈久之散為蒼白雲上以星

變齋居五日降繫囚罷力役振流民時輔郡又旱命禳禳于文德殿御史李佐奏曰天子布政之宮每遇災異輒命緇黃

讚唄于其間非所以嚴外朝也御史鞠詠亦條五事上之 五月河北京東蝗。○六

月免瀘戎等州穀稅。○秋七月劉隨罷。出知

濟州隨在諫職前後所論甚衆上益明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國常務專取上旨太后不悅會隨請外因出

之江淮兩浙水。遣使安撫 蔡齊罷。出知河南府初皇太后出金帛修景

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齊時為翰林學士命齊為記崇勳陰使人誘齊曰趣為記當得參知政事齊遲其記不上崇勳

潛於后故出之參知政事曾宗道固爭留之不能得尋以親老易密州太后諭宰相取記齊始上之 八月河

北水。遣使安撫 河決澶州。命塞 劉筠罷。出知廬州筠三入翰林與

揚億齊名世號揚劉 錄唐張九齡後。○九月以陳從易

揚大雅知制誥。自景德後文士以雕糜相尚一時學

相厚皆好古篤行無所阿附朝廷欲 冬十二月以范

綸文章之弊故並進之以風天下

仲淹為祕閣校理

初仲淹遭母喪家居自念忠孝者

乎且不可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乃條天下之事移書執政曰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為富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為血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唐之興衰也亦然我宋之有天下經營長育以至太平累聖之功大矣然否極者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知變者其能久乎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不用士曾未教中外方奢侈百姓反困窮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不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奸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伺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磐固基本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相府致君之功也不然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

要文

一

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亦相府負天下之過也為今之計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守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儲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博教育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又曰人之未病則苦口之藥鮮進國之未危則逆耳之言鮮用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朝廷久安苦言不用勢使之然也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蓋京師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修省其政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脩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災祥之數非為政教審爾九疇之書乃妖言也苟有善則歸諸己有禍則歸諸天豈聖朝之心願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書九數千言○先是天聖三年仲淹為大理丞上書請救文敝復武

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及華賞延之敵且曰臣又聞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治然忠臣骨鯁而易踈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為美言骨鯁似彊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踈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至理之本也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列取舍之際豈其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薄厚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迂說以淺末為急務則王道大成

要九

十二

天下幸甚仲淹蘇州人也少有大節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所有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王曾見而偉之亦知仲淹乃晏殊客也於是殊薦人充館職曾謂殊曰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

是夏出

內藏錢市軍儲

二十萬緡
後不盡錄

已巳

天聖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

以使相判
鄧州尋降

知徐州初太后臨朝威震天下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利用以勲舊自居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或屢却而復下則有龜俛從之者久之人測知其然或給后曰蒙恩得內降雖屢却于樞密院今利用之家媪陰誥臣請可必得矣下之而驗后疑其私頗銜怒內侍羅崇勳嘗得罪后使利用召戒飭之利用去其冠幘詈斥良久崇勳耻恨會利用從

子納為趙州監押而州民有詣闕訴其不法者奏上崇勳方侍即請行乃詔王博文等與崇勳同往鞠之博文希太后首縱崇勳窮按其獄納坐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杖死且傳致納辭云利用實教之上以問輔臣皆頽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王曾亦為之解后曰卿嘗言利用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恃恩臣故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利用黨皆畏罪亦從而毀之獨群牧判官司馬他颺言稱其狂朝廷亦不問利用復坐貸景靈官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內侍楊懷敏護送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以語逼之利用素剛遂投繯而死以

暴卒聞

二月視魯宗道疾臨其喪

宗道屢有獻替太后嘗問

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后以問輔臣皆不敢對宗道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時將幸慈孝寺后欲以大安輦前上行宗道以婦人有三從之義爭之后乃命輦後乘

卷六

十三

輿行時責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謚肅簡

張士遜罷

出知江寧

府士孫之相曹利用之薦也利用憑寵自恣士孫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鼓利用既斥士孫亦罷

以口舌

簡同平章事○振河北水灾

是秋復大水遣使安撫之

閏

月禁朔寺觀○復制舉等科

六科以待京朝官又置書判拔萃科

以待選人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武舉以待方畧勇力之士其法先上藝業于有司有司校之然後試祕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若武舉則仍閱其騎射焉初盛度請于真宗請設科以取士景德二年遂設六科蓋因度之議也及議封禪吏部科目皆廢夏竦既執政建請復置上從之

復理檢院

仍命中丞領使時上

封者言自至道三年廢理檢院而下情寢不上聞乃詔復置其登聞檢院甄函改為檢匣如指陳軍國大事並投檢匣令

聖七年

畫時進入常事五日一進其稱冤濫枉屈而檢院鼓院不為進者並許詣理檢使審問以聞

三月給

契丹流民田

契丹饑流民至境上上曰皆吾赤子也可不振救之詔給以唐鄧州間田仍令所過

州縣復轉對

上廣開言路設制策之科建登聞之甌以達給食

時政得失在外者實封以聞既而上謂輔臣曰且增朋黨之戒蓋患群臣為私也於是羣牧判官龐籍司馬池皆因轉對言事籍言舊制不以國馬假臣下重武備也樞密院以帶甲馬二借內侍楊懷敏群牧覆奏乃賜一馬三日而復借之數日而復罷樞密掌機命反覆如此平時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得送中書樞密院蓋防偏請以啓倖門近日傳宣內降寢多於舊臣恐法度自是隳也池言唐制詔書之出有不便者門下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下非所以防過舉也時內侍皇甫繼明兼領估馬司自言估馬有美利乞遷官事下羣牧司閱無美利繼明方用事

備九

十四

自制置以下皆欲附會為奏池獨不可既而除池開封推官救至閣門為繼明黨所沮而罷

夏四月

大赦

京師自三月朔雨不止前赦一夕而霽

李德政封交趾郡王

德政

來告其父公蘊卒詔加封爵

六月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

為屋二千六百餘楹至曉而盡獨長生崇壽殿存焉皇太后泣謂輔臣曰先帝力成此宮一夕延燔殆盡猶幸一二小殿存爾范雍揣后意即抗言曰不若燔之盡也且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罹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存將又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呂夷簡亦推洪範災異以諫后默然○棗陽縣尉蘇舜欽上疏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昭應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高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責躬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威權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變災為福決

日之間未聞為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人聞之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舜欽易簡孫也。有司治火所從起繫守衛者于御史獄議者又疑復修中丞王曙言嘗感禧宮灾孔子以為感禧親盡當毀漢遼東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灾今所建宮非應經義思灾變之來若有警者願罷之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亦言此天之戒告乃復置獄窮治非所以應天也又云山木已盡人力已竭宮必不成上與聖太后感

王曾罷

秋七月

先是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為不可后左右姻家稱通謁曾多所裁制后滋不悅會昭應宮災罷相出知兗州。曾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使誰當仲淹服其言

罷職田

上封者言天下職田不均於量詔以其租送官計所直均給之

冬十月京

師地震。十一月范仲淹罷

時上率以冬正上皇太后壽于會慶

殿仲淹為祕閣校理因冬至上壽奏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內行家人禮可也今願與百官同列野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妄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舉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仲淹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媿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為河南府通判



天聖八年春正月曹瑋薨

瑋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

雖不如其父之寬然自為一家鎮天雄日契丹使過必陰勸其下毋敢疾驅者在渭州或告戍卒叛入夏州方對客奕碁遽曰吾使之去尔勿言也繼遷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環屬荒土田多為邊人所市致單弱不能自存瑋盡令還其

故田後有犯者徙其家內地始置弓箭手斥塞上弃地使人相角力勝者給二頃再經秋獲課市馬一馬必勝甲然後官為印之益賦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即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墾其地為方田以環之及立馬社一馬死衆為出錢市馬又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為族軍主將按止於本軍叙進不徙他軍以其習知虜情與山川形勢也所措置大抵如此後

作會聖宮

于西京永安縣越明年二月成奉安太祖太宗真宗御容

三月親試舉人

賜進士王拱壽以下及諸科及第出身有差九八百餘人詔更拱壽名曰拱辰

夏五月大雨雹○六月親試書判拔萃科

及武舉

得余靖尹洙武舉十二人○景祐四年韓億言武臣宜知兵書而禁不得傳請纂其要以授之於是

出神武祕畧以賜邊臣

秋七月策制科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何詠茂材異等富弼

九月罷轉對

自復轉對言事者頗衆大臣不悅故復罷之

冬十月除

解鹽禁

行通商法先是天聖初置司議茶鹽利害因言解鹽兩池舊募商人入錢在京推貨務乾興初計歲

入纔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年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入中並邊芻粟久之復令入錢于京從商人所便時解鹽皆權之民困於轉輸至是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利微而害博兩池積鹽為阜數莫可校請聽通商遂命學士盛度中丞王隨與胡則議更其制度等上通商五利於是詔弛其禁聽商人入錢若金銀在京推貨務受鹽兩池而人便之詔下蒲解之民皆作感聖恩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入官者耗矣

置天章閣待制

以鞠詠范諷為之○

越明年王驥杜衍並加是職時馬季良上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方用事有司莫敢逆其意驥獨不可曰與民競利豈國躰邪它日上見驥勞之曰官市交引賴卿力言罷之甚善有司臨事當如是也薛顛

死其家屬衍為墓誌衍却之及在三司因奏事上謂衍
曰薛頰有醜行卿不與誌墓誠清識也自是有意大用

一月戊辰郊○抑勢要

是歲引改官人李師錫薦
舉凡三十餘人上知其為

王德用甥曰但薦勢要使寒士何由進止令循
資其後胡旦子宗堯以磨勘保官多亦止循資

辛未天聖九年春二月復職田○處女真

降人于濠州晏端等一百八十四人自登州
來內附詔還濠州給田處之三月賜

青州州學九經從王曾之請也自是州郡
當立學者皆得賜書矣夏五月

親試書判拔萃科○秋七月命陳執中赴諫

院供職國朝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故官職差遣離而為
二官號纔以定俸入而不親其職事諫議大夫司

諫正言皆須別降敕許赴諫院供職者乃冬十月宋綬

罷自翰林學士出知應天府時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
明發垂簾決事而上未始獨對羣臣也綬言唐先天中

睿宗為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除三品以上官

度令群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作

太后意故命出守侍御史知雜事劉隨殿中侍御史郭勸並

言綬有辭學當留本朝不宜處外不聽閏月宴孫奭于太清樓奭時
為翰

林侍講學士每御經筵設象架皮書策外向以便侍講讀奭

年高視昏或陰雨即每移御坐於閣外奭每講至前世亂君

亡國必反復規諷上竦然聽之嘗畫無逸圖以進上施於講
閣三請致仕不許奭以年逾七十固請泣下上亦惻然以不
得請求近郡命知兗州仍詔頒宴而後行宴日召太子少保
致仕晁迥與焉上賜以飛白書詔羣臣即席賦詩太后特出

禁中珍器勸奩及迥所以寵賚之甚厚及行賜宴瑞聖園又賜詩詔近臣皆賦。寶元間翰林侍讀學士梅詢以足疾請外補出知許州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參知政事領此職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

十一月除兩川禁禁。解曹修古等言職

初太后兄子劉從德以外家故恩寵無比從德死以遺表推恩錄內外姻戚及僮僕幾八十人待制馬季良集賢校理錢暖皆緣遺奏超授官秩於是御史曹修古郭勸揚偕及推直官段少連皆上言推恩太濫太后怒黜修古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勸偕監濰州舒州稅少連漣水軍監酒修古顛直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權倖用事人人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尋卒于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柰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上思其忠贈右諫議大夫賜其家錢二十萬修古無子官其壻劉勳

是歲契丹主隆緒死

備九

十八

子宗真立

隆緒自與朝廷通好歲貢方物無巨細必親閱之守約甚堅至是病劇召東平王蕭孝先使輔立其子宗真且戒毋失朝廷信誓隆緒妻號齊天聖后妾號順聖元妃順聖生宗真小名木不孤隆緒遺命以齊天為皇太后順聖為皇太妃順聖匿之乃自為皇太后令人誣告齊天謀叛縊殺之於是宗真立改元景福謚其父曰天輔皇帝廟號聖宗上聞其喪為輟視朝七日遣使慰之及賀宗真立。宗真明年改元重熙

壬申明道元年春二月三朝寶訓成

初王曾為相言

唐有正觀政要今欲求祖宗事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從之至是成號三朝寶訓

以張士遜同

平章事。冊上母順容李氏為宸妃是日

薨

初皇太后以上為己子而順容李氏嘿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后亦無敢言者至是疾革進位是日

薨○始宮中未治喪呂夷簡奏事簾前因曰聞有宮嬪亡者
后矍然曰宰相亦與宮中事耶引上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
為問我子母也夷簡曰太后它日不欲全劉氏乎司天希后
盲言歲月葬未利夷簡黜其說於是三宮發哀成服備宮仗
葬之仍命三司使晏殊為墓記

三月竄林獻可

坐上書請太后還政忤
后有也竄于嶺南於是

御史張存言陛下嗣統以來延納至言罔有忌諱人情欣然
自秋前忽罷百官轉對又去冬御史曹修古等皆以言事忤
旨降絀近復聞進士林獻可因上封事遠竄自尔中外惶惑
蓋忠直之言逆耳人君聽之甚難佞諛之辭遜志人君納之
甚易是以自昔為佞者多效忠者少遂使人君多聞其美鮮
知其失是以政之理亂民之疾苦事之安危俗之衰弊或乃
壅而不聞此非君人之要道也

江淮旱

遣使躰
量安撫

蠲婺秀州身丁錢

轉運司言大中祥符六年已放諸路
丁身錢而二州輸錢如故詔蠲之

夏四月○秋七

月置諫院

先朝雖除諫官未嘗置院至是
因諫官陳執中之請而置之

八月授

廝羅温逋奇官

邈川亞然家二部首領也初喃廝羅
與曹瑋戰三都谷不勝又襲西涼兵

敗遂與立遵不恟更徙邈川用温逋奇為論逋數使人來秦
州求內屬於是命喃廝羅為寧遠大將軍逋奇為歸化將軍
既而逋奇作亂廝羅集兵殺之乃徙居青唐

大內災

延燒崇德長春滋福會慶
崇徽天和承明延慶八殿

上與皇太后避火于苑中移延福殿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
輔臣請辨上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拜上使
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
有司寃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跡安知
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且宮人屬吏
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時官者治獄得縫人火
斗已誣伏下開封府使具獄知府程琳辨其非是乃命工圖
火所經處且言後宮人多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殿中丞滕

宗諒秘書丞劉越皆上疏諫宗諒曰婦人柔弱何求不可萬一懷寃足累和氣上為罷詔獄宗諒又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政由政失其本因請皇太后還政而越亦言之

月重作受命冊寶

以舊冊寶為官火所焚也

冬十一月大

內成

先是內出金銀器與左藏緡錢二十萬助修大內至是成改崇德殿曰紫宸長春殿曰垂拱滋福殿曰皇

儀會慶殿曰集英承明殿曰端明延慶殿曰福寧崇徽殿曰寶慈天和殿曰觀文大寧門曰宣祐宣和門曰迎陽左右勤政門曰左右嘉福後又改正陽門曰宣和**恭謝大安殿大**

赦改元。元昊封西平王

兼定難節度初德明娶三姓米母氏生元

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曩氏生成嵬元昊小名崖埋羌語謂惜為崖福貴為埋元昊性凶鷙猜忌通漢文字數諫德明

情

十

母臣中國德明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聖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主霸尔何錦綺為至是德明死遂命元昊襲爵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其父名自稱顯道

癸酉 明道二年春正月振江淮饑

賜米百萬斛

月有星孛于東北

光芒長二尺司天言合譽星見然觀者皆以為彗

皇太

后朝饗太廟

去冬詔以來年耕籍田先請皇太后后恭謝太廟罷南郊禮及議后謁廟儀注后欲被

天子黼冕參知政事薛奎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固執以為不可卒不見聽至是后服禕衣乘玉輅至太廟改袞衣儀天祚

朝饗皇太妃亞獻皇太后終獻

親耕籍田。大赦。兩川饑

遣使

安撫三月大赦

以皇太后不豫故也

皇太后崩遺詔尊皇

太妃楊氏為皇太后

遺詔尊皇太妃楊氏為皇太后

宮曰保慶稱保慶太后。上見輔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黼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悟，卒以后服歿。閤門趣百官賀楊太后中丞蔡齊目吏母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為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繼稱制乎？遂詔刪去遺詔之語。禮院言：百官上揚太后歲日，殿下稱教旨，或懿慈而不上表從之。初，小臣方仲弓上書請依武后故事，立劉氏廟，而程琳亦獻武后臨朝圖，太后擲其書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太后稱制凡十一年以上，幼冲乃諭輔臣曰：皇帝聽斷之暇，宜詔名儒講習經書，以輔其德。於是設帷崇政殿，東西廡而日命近臣侍講讀，丁謂曹利用既以侮權貶竄，天下惕然，畏之。晚年稍進外家，而信任內官，上春秋高，猶不知為宸妃所出，終太后之世，無毫髮間隙，蓋上能盡孝，而太后亦慈愛保護之至也。時言事者多暴，垂簾時事，右司諫范仲

備九

北一

淹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於是詔戒中外，毋得言垂簾事。

夏四月

追尊宸妃李氏為皇太后

後謚曰莊懿太后，既崩，左右有以宸妃事

聞者，上號慟，累日不絕，乃追加尊號。初三，司使晏殊為宸妃墓誌云：生一女，早卒，無子，至是上出誌文示宰臣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為侍從，安得不知此何意也？呂夷簡曰：宮中事祕，臣備位宰臣，但知其畧，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太后臨朝，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事得安否？上默然。

上始親政

詔宗戚母得於禁中，通表祈恩，凡傳宣內

批有司未得即行者，審取處分。於是中外聞之大悅。呂夷簡以上始親政事，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勸上諫，甚切。上嘗謂輔臣曰：朕每退朝，凡天下之奏，必親覽之。夷簡曰：若小事皆關聽覽，恐非所以輔養聖神。上曰：朕承先帝之託，况以萬機之重，敢自恭乎？又曰：朕日膳不欲事珍美，衣服多以縑繒為

之至屢經澣濯而宮人或以為笑太官進膳有蟲在食器中朕掩而不言恐罪及有司也夷簡曰陛下孝以奉先儉以臨下雖古盛德何以加此上曰此偶與

呂夷簡罷

張耆夏竦陳堯

佐范雍趙鼎晏殊並罷上與夷簡謀以耆竦等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罷夷簡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為中詔久之乃知事

以李迪同平章事○王德用簽署

由皇后云

樞密院事

初德用為步軍副都指揮使時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敢挾此干

軍政乎不與后固欲與之卒不奉詔太后之喪有司請衛士坐甲德用曰故事無為后喪坐甲者又不奉詔

月焚垂簾儀制

詔從殿中侍御史龐籍之請也籍又奏陛下躬親萬機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

備九

廿二

勿使受恩人主歸感權臣進擢近列願采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嘗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龐君可謂天子御

罷群牧制置使○六月甲午朔日有食

之○京東江淮饑

命陳執中范仲淹二人分路安撫仲淹時為右司諫以江淮京東災

傷請遣使巡行未報仲淹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恤乃以命仲淹仲淹奉使所至開倉廩振乏絕禁淫祀奏蠲廬舍折役茶江東丁口益錢飢民有食烏昧草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以為今東南一饑公私空竭其病在於用度不節乃條上八事上嘉納之

兩京河陝路蝗

食草

木殆

詔省尊號

以旱故詔省睿聖文武四字

求直言○秋八

月置端明殿學士

以宋綬為之綬因言帝王御天下在摠覽威柄自陛下躬親萬務宜

懲違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垂簾之日蓋頃者恩出太后今又出大臣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浸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共濟若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朝朋黨尤甚以至王室卑弱願陛下思祖宗之訓戒念王業之艱難整齊綱紀正在今日○越明年綬以上春秋高天下無事上言自古守成之君皆兢兢扣畏不忘願省何者人心逸於久安而患害生於所忽故常立防於無事之始銷變於未萌之前願敕羣司勿以承平自怠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能守則姦莫由移能斷則邪莫由惑能密則事莫由變斯安危之所繫願陛下深念之

出內藏錢

賜三司

凡百萬緡三司言自籍田後繼有賞賚用度不足請假於內藏上因謂宰臣張士遜曰國家禁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耳對曰不然則有司未免侵漁百姓也尋又出內藏緡代京東歲輸○景祐四年內藏庫言自天禧三年

情六

十三

歲斥緡錢六十萬以助三司即詔毋得更貸而明道末距今纔四年所貸錢帛九百餘萬請以舊詔申飭之然三司迫於用度緩急不能無請上亦無所吝焉

冬十月葬章獻明肅皇后

章懿皇后

祔葬永定陵神主並祔奉慈廟國朝皇后一謚稱制者則加四謚先是錢惟演請以章獻明肅章

懿並祔真宗之室詔禮院議禮官言夏商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主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開元肅明皇后始有並祔惟演引唐武宗母韋太后祔穆宗孝明孝章祔太祖故事穆宗惟以韋太后配更無別后太祖未嘗以孝章配伏尋先帝以懿德配饗太宗及明德園陵禮畢遂得并祔元德自追尊後凡十七年始克并配今章穆著位長秋祔食真宗斯為正禮章獻母儀天下與明德例同章懿帝母之尊與元德例同然前代無同日並祔之文惟上裁之詔三省與禮官更議皆謂章穆皇后位崇中壺與懿德皇后無異已祔真宗廟室自叶一帝一后之文章獻明肅處坤元之尊章懿感日符之貴

皆功德莫與為比謂宜崇建新廟同殿異室歲時薦享一用
太廟之儀仍別立廟名以崇世享於是有司請以奉慈為名
詔從之至慶曆五年用禮院議遷祔二后於真宗廟室序於
章穆之次○是時詔尚書省集議帶職官並赴既而宗正丞
趙良規言若三省悉集則帶職官皆赴景祐四年御史臺又
奏尚書省集議亦皆赴但依兩制班別一行坐如臺省畢集
則各自依行其書議亦如之上參以諸議乃詔三司副
使以上不赴如議大事特令赴省即別設坐

張

士遜罷

判河南府先是天下旱蝗仍見士遜居首相不能有
所發明上頗復思呂夷簡適臺臣有論其他過者遂

罷制詞猶以均勞

俟為言也

以呂夷簡為平章事

夷簡嘗奏令
參知政事宋

緩類中書總例景祐二年上之凡四百二十九冊夷簡語

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為宰相矣

十

一月追冊美人張氏為皇后

上雅意所
屬故也

贈冠

備九

廿四

準官

贈中書令復萊
國公賜諡忠愍

十一月復提點刑獄○令

轉運歲出巡

徧歷所部止以兩吏自隨
委諸州具所至月日以聞

修周廟○

嚴選用臺官法

先是宰相李迪除張沔韓續為臺官
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

既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其事於上前上曰祖宗法不可壞
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皆惶恐遂
出沔知信州瀆知岳州仍詔自今臺官
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出宮人

上時屢
出宮人

呂夷簡曰此聖朝美事然民間物貴恐出宮或有失所者亦
宜念之上因曰曩者太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女口入宮今

已悉遣還

其家矣

廢皇后郭氏出臺諫官孔道輔范

仲淹

先是美人尚氏於上前有侵皇后語后不勝忿批其
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入內都知闍文應

明道二年

因與上謀廢后且勸上以爪痕示執政上乃示宰臣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乃曰古亦有之乃詔皇后願入道宜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賜名清悟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御史孫祖德范仲淹段少連蔣堂郭勸揚偕馬絳宋郊劉渙十人伏閣言后無過不可廢上遣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且曰廢后固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夷簡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有詔出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遂詔諫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請對於是偕言願得與道輔等皆照勸言正家以御天下后非有大故不可廢少連言陛下親政以來開闢言路而執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漸來者之說且伏閣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絕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旅進而言者又言蓋自祖宗以來未嘗有廢后之事時河陽簽判富弼亦言朝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言者疏入皆不報。淨妃尋賜號金庭教主宮名瑤

華。後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議者因是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也

禁增汳邊堡寨

景祐間河北塘水因歲旱涸知雄州楊懷敏慮契丹使

至知其廣深乃擁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又請立木為水則以限盈縮懷敏每自以為塘水捍寇其功愈於兵嘗入奏指圖曰臣於邊為陛下置水虎翼軍一百萬人又上平燕策云。是歲邛部川蠻乞歲貢京師詔令五歲一貢

旌

良吏

是歲七月詔知耀州富平縣張龜年興利除害抱公戒私絕蠹弊之原治柔良之譽特除著作佐郎再任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九

